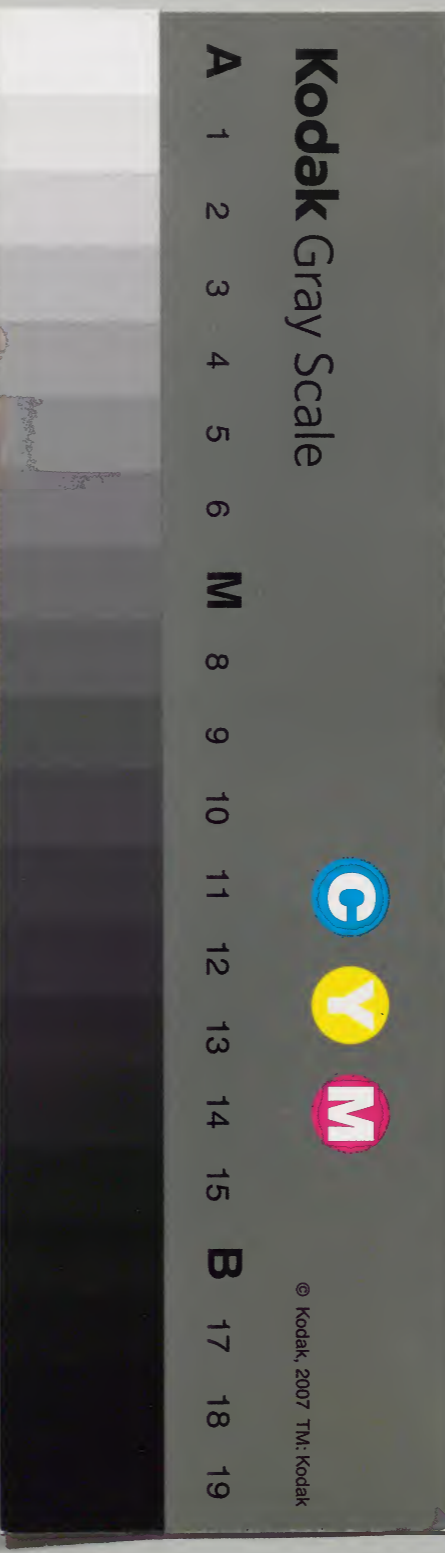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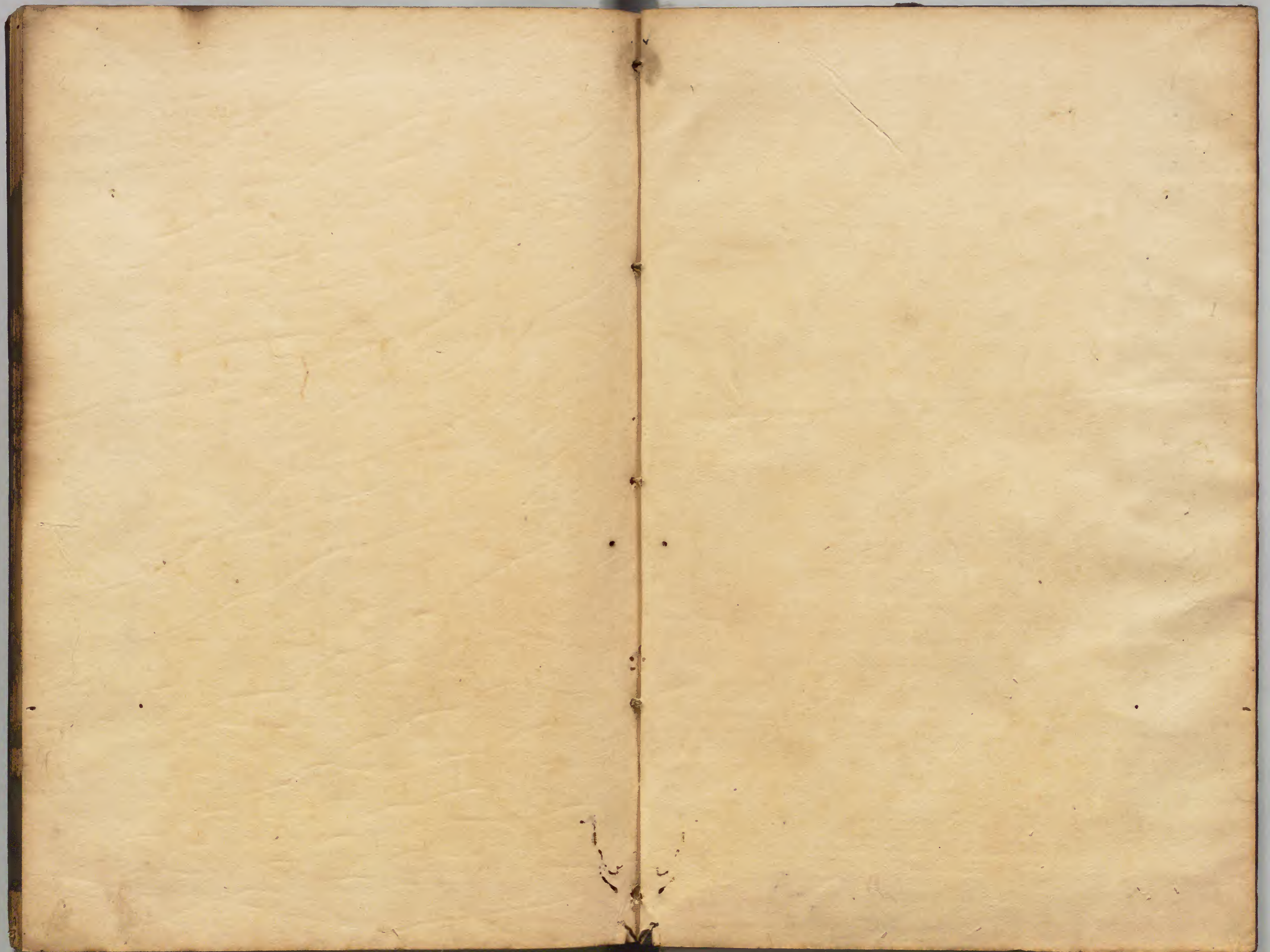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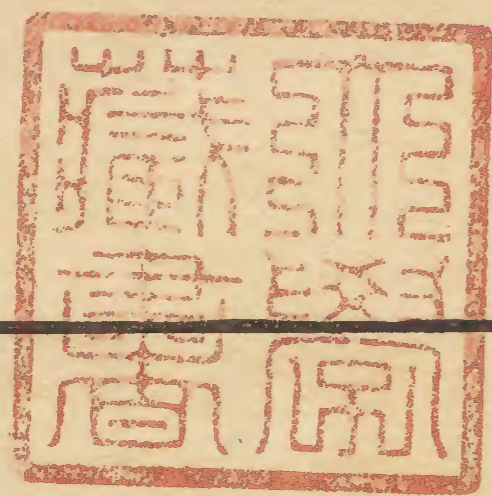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45)
函號		285 29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四

高麗紀

忠惠王二

諱楨蒙古諱普塔失里忠肅王長子母明  
德太后洪氏性豪俠好騎射喜營財利志  
淫無度羣小得志忠直見斥チリモヒ有直言スル必  
加誅戮人人畏罪莫敢言者在位前後六

年壽二十

元年元至順春正月王敗于江陰○二月王敗于

西郊又敗于海州金剛野又敗于江陰○夏四月





杖監察掌令鄭頰時內人崔安桂譖於王曰頰謂  
王年少不諳政體王怒下理問所杖之○王率幸  
臣幸延福亭觀水戲數迷○六月上護軍朴連自  
王曰近自有司銓注不公王命收還批判有改注  
者於是杖流掌銓注密直使金文貴等○幸廣德  
寺觀水戲○秋七月太寧府院君崔有滄卒有滄  
平童滋之子性恬退不求名譽故久從仕宦十年  
不遷時論惜之忠烈聞其名久及即位除監察雜  
端自是歷仕四朝爲國元老謚忠憲○八月獻納  
許邕正言趙廉鄭天濡等上書曰韓宗愈等取士

不公請令覆試崔安道濫居風憲其子璟口尚乳  
臭而中第請論如法王欲下邕等獄朴連進曰諫  
官不可罪王乃止以其書示安道○以尹碩爲中  
贊宋瑞爲監察大夫朴連爲典理判書連居母喪  
娶妻王不之咎嘗有僧自王曰官寺之又 有拜  
高官太職者不可與士齒王怒曰以吾愛朴連耶  
連聞之涕泣王賜酒慰諭之○王敗于馬堤山○  
元遣宦者洪大不花來求童女內外騷然○冬十  
月王敗于西郊○十二月元召還矣權帖睦爾太  
子



忠肅王三

申生

後元年元至順三年春正月上主在元○遼陽者遣人來索朱帖木兒趙高伊先是二人誣譖于帝曰遼陽與高麗謀欲奉妾權太子叛已而東奔于我盜殺一人於路○王夜率嬖人梁宣宋朋理等微行○二月王畋于西海道○上主復位元遣留守寶守前理問郎中蔣伯祥等來傳帝命云已於正月三日命上主復位王及左右皆失色伯祥收國璽封諸庫王遂如元上主既復位以蔡洪栢林仲沆為贊成事尹莘傑為評理金資金仁沆為密直使

曹頤閔祥正知密直事又令伯祥仲沆攝行征東省事○王遣閔祥正趙炎輝下政丞尹碩宰相孫琦金之鏡上護軍裴佺吳子淳康庶朴連佗言李君佸尹桓大護軍丘天佑護軍崔安壽金天佑郎將盧美瑞于巡軍蔣伯祥鞠尹碩以四事初王之朝元也碩勒止行邸錢糧罪一也前主與小人亂政為相不言罪二也與前主謀叛上國罪三也與內豎朴連等交構王父子罪四也二月伯祥囚判事權適奉劫尹佺知申事尹之賢前大司成高用賢上護軍金銳大護軍洪瑞尹之彪金上璘梁宣



前內府令桓允佺護軍金鏡韓丕花中郎將宋明  
理梁和尚林仲甫于巡軍尋杖流金天佑立天佑  
安壽適君佺用賢仲甫不花琦桓宣銳子淳瑞之  
彪允佺美瑞鏡等于海島初之鏡誘王薛位立前  
王自以為功及前主即位不用之鏡快快而還至  
是王復位以之鏡背恩囚之之鏡憂患度死獄中  
○遼陽使者以崔安道及護軍孫遠辭連宋帖木  
兒執之以歸中書者亦遣其掾任志搜檢軍器因  
前自之誣訴也○夏四月以行郵用度不足科歛  
文武官布貨抽索富人財蔣伯祥謂蔡洪哲曰君

為老相強歛民財何也洪指曰非吾過也今王在  
京邸多所須用有旨徵錢府藏屢竭不堪支用不  
歛何為○五月元遣客者太史都赤來囚蔣伯祥  
閔祥正趙炎輝于行省釋尹碩之賢康庶裴佺朴  
連尹吉甫囚召選孫琦等二十餘人以前政承金  
深萬戶洪綏權者時伯祥多作威福贖于賄賂國  
人怨之○百官以書訴伯祥不法于都赤都赤執  
伯祥以歸○六月以蔡河中為密直使

晉癸  
二年元順帝元春正月王在元○二月元右丞相  
燕帖木兒奏于皇太后皇太子高麗隣于倭境



今其王父在都下請令還國制時文宗寧宗相繼而崩皇太子未即位王以文宗舊臣不忍遽遷延不發朝廷督之閏用丁酉王與公主東還是爲慶華公主○夏四月王至臨江卯山寨潘王高來謁遂從王而來○丁亥王至平壤府權省丹陽大君珣及贊成事曹頤密直使鄭頎奉國印上謁○幸大同江張水戲慰潘王晚御樓船自浮碧樓沿流而下歌吹聞于十里○六月元太子妥懽帖睦爾即皇帝位遣都兒赤來頒詔○遣密直金質如元賀即位○李穀應舉于元中制科授翰林國

史院檢閱官先是本國人雖中制科率居下列穀對策大爲讀卷官稱賞置第二甲

亥乙

四年元至元夏四月己巳王畋于海州○命佑文

君梁將前郎將曹莘卿掌銓注以姜融僉議左政丞判三司事蔡河中僉議贊成事崔老星爲懷義君曹莘卿爲左代言申時用爲大臣元尹尹賢爲持平將燕南人初從王三錫來寅緣用事朝野疾之三錫死將還燕及王入朝將又與蔣伯祥構兇謀不克遂詣事王左右得幸封君更名載交結官寺竊弄政柄請謁盈門賄賂公行士大夫多出其



門莘卿嘗爲僧相風水因載以進同掌銓選老星  
色自富商亦因載得封君載嫌物議書批目云百  
四歲老人崔老星賢起於典法掾爲時用家臣拜  
典法佐郎賣獄受入布百五十匹事覺憲司方劾  
其罪時批自下已二日賢與宦官謀寢其劾收批  
入內抹持辛李孫寶名改注已名納賂得官者幾  
至百餘王不之覺其欺君自恣如此臺官申君平  
皆不署告身未幾見罷翌日掌令朴元桂署之人  
譏其怯融之妹爲巫食松岳祠太護軍金直邦以  
其所善巫代之融不可直邦罵融曰汝是官奴何

驕乃爾○六月辛酉王至自海州○秋七月元斷  
事官教化哥里廝哥來斬御香使塔思不花梟首  
于市籍其家囚其妻及其黨護軍宋允時中郎將  
許瑞於行者人大悅○八月己未幸海州初王欲  
遊獵海州憚朝議未果御香使金信本國人希旨  
口宣聖旨云祝壽于海州神光寺乃托以行○納  
前左常侍權衡之女冊爲壽妃初衡之女爲密直  
商議全信子婦衡以全家不肖欲離之而未果至  
是托內肯絕婚遂納于王○冬十月庚午王聞元  
使來還自海州至國清寺王性厭人左右不得近



忽赤李叙慮王獨行從其後王怒罪之翌日昧爽  
百官會迎省館迎詔始知車駕先至驚惶行禮王  
使人逐之百官皆走匿王之忌人如此俄而元使  
至王聽詔於行者還幸國清寺○甲戌復幸海州  
○閏十一月元遣使詔王入朝○乙巳王至自海  
州○上護軍安士由還自元以前王悔過自王王  
泣下○初宦者帖木兒不哥有罪王命李精杖流  
于島精故綴之帖木兒不哥亡入元一日王問精  
以帖木兒不哥安在精對以死至是太護軍朴青  
來自元告帖木兒不哥在大都楊殿下過惡王怒

杖精流于島籍其家復屬延慶官爲奴人多快之  
○元御史臺請罷來童女疏曰昔我世祖皇帝臨  
御天下務得人心尤於遠方殊俗隨其習而順治  
之故普天率土懽忻鼓舞重譯來王猶恐或後堯  
舜之治蔑以加也高麗本在海外別作一國苟非  
中國有聖人邈然不與相通以唐太宗之威德再  
舉伐之無功而還國家肇興首先臣服著勅王室  
世祖皇帝登壇降公主仍賜詔書獎諭曰衣冠典禮  
無墜祖風故其俗至今不變方今天下有君臣有  
民杜惟二韓而已爲高麗計者當欽承明詔率祖



攸行修明政教朝聘以時與國咸休可也而乃使其婦寺之流根據中國寔繁有徒怙恩恃愛反撓本國至有冒于内旨爭馳傳邊歲取童女絡繹輦來夫其取人之女以媚于上為己之利此雖高麗自取也既稱有旨豈不為國朝之累乎自昔帝主發一號施一令天下喁喁望其德澤故稱詔旨曰德音今屢降特旨奪入室女甚為不可夫人之生子鞠之育之將以望其反哺也無尊卑之別華夷之間其為天性一也抑彼風俗寧使男異居女則不出若秦之贅壻然凡致養于父母者有女之尸

焉故其生女也恩斯勤斯日夜望其長能有以奉養而一旦奪之懷抱之中送之四千里外豈一出門終身不返其為情何如也今高麗婦女在后妃之列配王侯之貴而公卿大臣多出於高麗外甥者此其本國王族及闕閭豪富之家特蒙詔旨或情願自來且有媒娉之禮焉固非常事而好利者援以為例凡今使其國者皆欲妻妾非但取童女而已夫使于四方將以宣布上恩咨詢民隱詩不云乎周爰咨詢周爰咨諏今乃使于外國質色是贖不可不示也側聞高麗之人生女者即愁之惟



慮不容雖比隣不得見每有使臣至自中國便失  
色相顧曰胡爲乎來哉非取童女者耶非取妻妾  
者耶已而軍吏四出家擄戶探若或匿之則數累  
其隣里縛束其親族鞭撻困苦見而後已一遇使  
臣國中駭然雖鷄犬不得寧焉及其聚而選之妍  
醜不同或啖其使臣而飽其欲雖美而舍之舍之  
而來他每取一女閱數百家唯使臣之爲聽莫或  
敢違何者稱有旨也如此者歲再焉或一焉間歲  
焉其數多者至四五十既在其選則父母宗族相  
聚哭泣日夜聲不絕及送于國門率衣頓化欄道

呼號悲痛憤懣有投井而死者有自縊者有憂愁  
絕倒者有血泣喪明者如此之類不可殫記其取  
爲妻妾者雖不着此迹其情取其怨則無不同也  
書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恭惟  
國朝德化所及萬物咸遂高麗之人獨有何罪而  
受此苦乎昔東海有冤婦二年大旱今高麗有幾  
冤婦乎比年其國水旱相仍民之飢孳者甚衆豈  
其怨歎能傷和氣乎今以堂堂天朝豈不足於後  
庭而心取之外國乎雖承恩於朝夕猶懷父母鄉  
黨人之至情也而乃置之宮掖延期虛老時或出



之而歸之寺人終無享者十之五六其怨氣復和  
又何如也事有小弊而爲國之利者容或有之然  
不若無弊之爲愈也况無益於國家取怨於遠人  
其爲弊不小者哉伏望渙發德音敢有冒干內旨  
上瀆聖聰下爲己利而取童女者及使于其國而  
取妻妾者明示條禁絕其後望以彰聖朝同仁之  
化以慰外國慕義之心消怨致和萬物育焉不勝  
幸甚帝納之時本國典儀副令李穀在元言於御  
史臺代作疏

子丙

五年

元至元

春正月賜南宮敏等二十三人及第

梁載以李潤屬知貢舉蔡洪拈曰走馬看錦恐迷  
日五色洪拈果取之○楊廣道貢物別監申淑罷  
初代言曹莘卿矯旨令淑獻熊掌豹胎淑督索州  
郡都堂以聞王怒罷淑莘卿陽若不知○召還德  
妃○幸海州○二月立公主府曰慶華置官屬○  
三月王將如元發海州時王不欲入朝久留西京  
○命徵前主所用財物免賤爲良者還屬賤隸又  
收前主功臣田並還奉主○冬十月王如元先是  
申彥卿還自元曰漢人盧康忠王誼王榮等十二  
人誣王之罪謀欲除國夷爲軍民王宜急入覲王



丑丁

聞之遂如元○十二月元以前王不謹遣還國  
六年元至元三年春正月王在元○二月杞城君尹莘  
傑卒莘傑為人嚴重訥言忠宣王使傳于王歷社  
兩朝久典銓選不以私輕重之時稱長者○夏五  
月替成事元忠卒忠性端慤雖不學善處事王之  
見留于元待從大臣皆携貳忠獨終始一節○元  
勅漢南高麗人不得藏軍器除官員有留馬匹外  
其餘盡行拘刷於是百官皆不親事征東者據世  
祖皇帝不改土風之詔奏于帝請藏兵器令百官  
騎馬從之○丙寅彗見長丈餘○六月庚午朔彗

寅戊

見良方○秋七月庚子彗見天市垣四十四日乃滅  
○八月前王率羣小獵于東郊○九月前王率羣  
小數微行街里會夜司宰副令李平遇諸沙峴意  
謂羣小擊傷王臂仆地○冬十月前王獵于東郊  
○十一月王至自元  
七年元至元四年夏六月丙寅幸白州燈巖寺地震夜  
又震○乙亥地震壬午又震丙戌丁亥亦如之○  
秋七月元遣失里迷頒冊后詔且未宦者童女及  
馬失里迷到金郊驛聞王在燈巖寺不入城宰相  
遣上護軍金思義饋羊酒不受曰王若不迎吾當



不入城宰相遣人以聞王先知之禁人故不得自  
○乙卯地震○失里迷入城以王不迎詔責問政  
丞權漢功贊成事閔祥正趙瑋等以王有疾對○  
八月失里迷詣燈巖寺見王王辭以浴良久乃見  
失里迷責王不迎詔欲取招狀王對以不知不肯  
承又待之不禮失里迷怒退宿百州翌日王命贊  
成事高謙慰之○壬午地震○以曹頤僉議左政  
丞洪彬為贊成事○有黃守者世居平壤府時為  
本府雜材署丞父母年俱七十餘有三弟二姊妹  
同饗而食具耳肯先奉父母日三退而共食二十

餘年子孫服習無小怠贊成姜融親訪其第父母  
皆皓首出迎融垂涕歎曰今世士大夫間亦所罕  
聞其狀以聞里閭尊觀

卯巳

八年元至元五年春二月癸未王薨于寢

史臣曰自烈宣肅惠世歷四代父子相夷至與  
之訟于天子之朝貽笑天下後世父子天性之  
親孝為百行之先而政事之本也本既失焉其  
他無足觀者忠肅晚年遺無國事出舍外郊信  
任朴青等三豎威福下移若子若孫皆罹凶大  
可勝嘆哉



夏四月前主遣二司右尹金永煦如元獻書佛○  
前主下申青獄青古名松嘗入元爲潘王高從者  
得幸及大行王之未復位也館於潘邸青由是得  
進以前散員拜護軍累遷上護軍及王倦勤青假  
威用事略無忌憚與朴青李青齊名時號三青大  
行王每言前王過失其從臣前大護軍曹益清前  
佞言尹桓謀去前主所狎惡小輩以前上護軍吳  
子淳前大護軍洪瑞與青善遣二人圖之時青爲  
巡軍千戶稱奉旨執其惡小之尤者宋八郎洪莊  
等囚之拷掠甚嚴前主欲其疏放屢召青不至前

王憾之至是令權省洪彬柳青于理問所命耆老  
永嘉府院君權溥等具疏青所犯告行省行省錄  
其書授金永煦轉呈中書省○五月前主松置寶  
興庫○辛酉地震○前主淫其舅二司左使洪戎  
繼室黃氏萬氏萬戶元吉之女也有姿色戎常閉  
之閨房雖親戚不許相見戎卒內豎崔和尚舉其  
羨王夜至其家私焉賜黃氏金銀器絲帛十匹帶  
布百匹米豆各百碩○前主烝庶母壽妃權氏前  
王若聞人妻妾有姿色則無問親戚貴賤使嬖幸  
羣小往奪之或至其家荒亂無慶○前主聞宦者



劉成妻印氏美率在天佑康允忠幸其家命成進  
酒既而成白王曰殿下明日當復位宜孝恤百姓  
毋惜賞賚王意在挑其妻成不知反以爲王心誠  
眷我進退惟謹左右竊笑○譯語郎將金允斌還  
自元初前王以世子入朝丞相燕帖木兒見之大  
悅視猶已子因太行王辭位奏帝錫王命時太保  
伯顏惡燕帖木兒專權待前王以不禮太行王復  
位前王宿衛于元時燕帖木兒已死伯顏待前王  
益薄前王與燕帖木兒子弟及回骨少年輩飲酒  
爲諛因愛一回骨女或不上宿衛伯顏益惡之目

曰撥皮撥皮豪俠者之稱從臣皆缺望不敢言前  
軍簿判書李兆年進戒曰殿下事天子宜日慎一  
日何乃棄禮縱情以速累乎然此非殿下之過殿  
下長於阿保之家所共遊者多無賴子殿下孰從  
而聞正言見正事乎夫儒者雖朴拙皆能習經史  
識廉耻殿下目之爲沙箇里此何等語耶殿下能  
遠佞倖親儒雅改行自飭則可不然天威咫尺其  
嚴乎王不能堪其言踰墻而支伯顏奏帝云王楨  
素無行恐累宿衛且送乃父所使教義方制可本  
行主常呼曰撥皮待之少恩然遺命襲位由是行



省左右司轉達中書省前王亦遣前會議評理李  
揆等求襲位而伯顏爲大師寢不奏且言王肅本  
非好人且有疾宜死矣檢皮雖嫡長亦不必復爲  
王唯高可王揆等百計請之不得遣允臧來告○  
巡軍萬戶全英甫邀前王宴其家○前王召省郎  
督署及第崔璟依貼環借筆登第相母又賤郎舍  
許邕等不署依貼○前王遣太護軍孫守卿全允  
臧齎金銀等物如元將以賂執事者未復位也○  
前王宴慶華公主于永安宮○黃氏邀前王宴其  
家王命醫僧福山治黃氏淋疾王常餌熱藥所幸

婦人多有是疾○前王貶曹益清爲濟州安撫使  
放尹桓於漆原杖吳子溥放于海州流洪瑞于島  
執前大護軍金鏡叱之曰此奴何故昔與洪瑞等  
同謀遂以鐵骨朶敷之○時洪莊方有寵欲釋憾於  
益清等故四人皆得罪○太護軍韓不花還自元  
傳李揆言曰丞相固執如初他省官雖欲申覆固  
無可假以爲辭者若有本國耆老上疏陳請則庶可  
因以圖之前王命耆老宰樞會議○六月耆老權  
溥等上書行省請復立前王行省以其書轉達中  
書省○潘王高如元至平壤而止陰與政丞曹顛



有所謀也。○判二司事金元祥死。元祥嘗與吳潛石天補天卿等諂諛忠烈道。以荒淫吳石旋及於槁。元祥以佞獨免。○巳酉葬毅陵。○秋八月前主以南氏妻盧英瑞南氏曾適土人太行王奪而幸之。嬖臣崔安道金之鏡皆通焉。至是前主亦私之。既而以與英瑞又數幸其家。○前主丞慶華公主時公主邀前主宴及酒罷前主佯醉不出暮入公主卧内主驚起前主使宋明理輩扶其身使不敢動掩其口使不敢言強丞焉公主耻之欲遷于元使買馬前主命李儼尹繼宗等禁馬市時曹頤稱

疾不出公主召之具道見暴狀頤與洪彬及首官請前主官羣小當門不得入乃還前主追召不聽至永安宮招集百官頤聲言逐去羣小而陰為潘王地前主與萬戶印承且全英甫等二十餘騎至永安宮門閉不得入及使尹繼宗在天佑召頤又不出頤使前護軍李安張彥吳雲為巡軍首領官取國印置于永安宮使前軍簿摠郎柳衍左思補李達衷軍簿佐郎成元度藝文檢閱金得培守之

**臣等按**忠惠之荒縱無道不足多責至以麀聚為常事可醜之甚不可道也不可詳也



潘王從臣朴全來自平壤詐言潘王已爲國王○  
金注莊來自元詐言前王承襲前王大喜賜馬二  
匹頓黨聞之稍稍遁去○曹頓反舉兵圍王宮兵  
敗伏誅初前王榜諭云頓等不畏朝廷佩執弓刀  
脅聚國人謀逆作亂罪莫大焉羣官有能歸正者  
宥乃使前判書李兆年召省官及諸宰相曰頓久  
爲潘王臣僕潛蓄異志諸君胡爲助之頓聞之曰  
我爲政永見忘淫無道之行若不聞于朝廷罪在  
我身王雖欲殺我我不懼遂使閔珣連車綴宮門  
外以備之與洪彬申伯黃謙白文舉王伯洪晟趙

廣全思義朱柱等及征東有官使趙炎輝李休李  
英富李安韓昇張臣才裴成景閔珣吳雲等點軍  
千餘剪紅綃貼衣爲識皆執刀杖夜五鼓進龍前  
王宮前王率幸臣數騎出射頓軍敗走追至巡軍  
南橋安射王中臂頓使人設布帳於連車上以防  
流失先鋒攻破連車而入頓勢窮走入永安宮有  
親故誘以出亡頓不聽入公主殿王軍追入射殺  
之尸于巡軍南橋下遷公主于萬戶林滋第執護  
柱昇安文舉炎輝臣才等數巡軍獨看彬及省官  
等時金倫韓宗俞等治其獄丁府疾其從逆皆欲



嚴加拷掠倫獨曰此輩誑誤於頓指嗾何反責哉  
若使復肌膚毀筋骨必謂我枉法強服以欺朝廷  
乃弛其刑諸囚感悅首罪無隱○前主遣鷹坊忽  
赤六十餘騎於平壤府欲止瀋王不及而還○九  
月前主遣護軍康因安撫義靜二州二州之人聞  
國亂渡江而去者甚多○丁卯地震○征東省負  
外韓帖木兒不花前贊成事金仁沆前郎將盧英  
瑞等如元請前王龍位○久十月丙辰元遣中  
書省斷事官頭麟直省舍人九通等來前主迎于  
宣義門外頭麟等先至慶華公主官進御酒遂往

前主郎授博國印頭麟以帝命使樂安君金之謙  
前僉議評理金資權管國事○丙寅頭麟等執前  
王及洪彬韓帖木兒不花趙雲卿黃謙白文舉王  
伯朱柱趙炎輝李安韓昇張臣才裴成景等以歸  
蓋因頓黨之誑也前主在途召金倫偕行時都官  
正郎金光載曰吾忍獨免乎往從之○慶華公主  
囚贊成事鄭天起于征東省德寧公主釋天起匿  
之宮中○十二月慶華公主命金之謙權征東省  
金資提調都僉議司事

忠惠王二



庚辰

後元年

元一至元六年

春正月前王在元

○順夫君蔡洪

哲卒爲人精巧於文章枝藝皆盡其能尤好釋教  
 嘗守長興府棄官閑居凡十四年以浮屠禪旨琴  
 書劑和爲日用忠宣王素知其名召用之遂至爲  
 相性貪婪喜營私多取民田以致鉅富於第北構  
 梅檀園養禪僧又施藥人多賴之又於第南作中  
 和堂邀國老八人爲耆英會作紫霞洞新曲今樂  
 府有譜○鄭天起印承且詣德寧府賀前王誕日  
 百官無一人至者○元因前主于刑部又繫金仁  
 允金倫韓宗愈法彬李蒙哥李儼盧英瑞安千吉

孫守卿尹元佑南宮信于獄使中書省樞密院御  
 史臺翰林院宗正府等五府官雜問之順黨多利  
 口倫折以片言辭語簡直五府官改容目之○二  
 月元流李蘭奚太王于耽羅○庚戌彗見東方甲  
 寅又見○三月元釋前主復位時伯顏蓋宿憾使  
 王與順黨辨李兆年慷慨發憤謂李齊賢曰吾欲  
 面訴丞相前其意可回列戟守門莫叫其闖幸其  
 出田城南吾當上書道左碎首馬蹄之下死明吾  
 君吾子其把筆書吾書夜起沐浴鷄鳴將行伯顏  
 適以是時敗書不果上然聞者莫不悚然曰膽大



於身脫脫大夫奏帝釋王復位○夏四月以韓渥  
爲右政丞尹碩爲左政丞○癸巳王還自元○元  
封奇氏爲第二皇后后本國幸州人檢部散郎子  
敖之女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軾轍輪轅皆后  
兄也○以李兆年爲政堂文學○六月檢校成均  
木司成崔濯卒濯致遠之後平生不治家人生業  
自號拙翁自幼穎悟爲文章不資師友超然自得  
務異時俗而合於古人至論異同苟知其正雖老  
師宿儒爲時所宗者且詰且折性元少許可人不  
苟合於俗排斥異端又喜說人善惡故輒舉輒斥

卒無子家又甚貧無以襄事朋友致賻及克葬

巳辛

二年

元至正元年

春二月以濯者高龍普爲完山君○

三月王聞醴泉君權漢功二室康氏有姿色使護

軍朴伊刺赤納之宮中伊刺赤先好斯事覺王怒皆

撲殺之○夏五月元遣使召王弟江陵大君拱入

朝政丞蔡河中前僉議評理孫琦朴仁幹等二十

餘人從之○閏月玄孝道謀反伏誅○秋九月以

李凌幹爲政丞○冬十一月幸內侍田子由家襲

其妻李氏強汚之未幾子由與妻遁李乃奇輪族

輪與田麻頗歐內僚輩王心銜之親至麻頗家索



之不得翼日幸輪家搜捕麻頗不得又幸輪家率  
輪遷置酒遣惡小輩又索麻頗於輪家○王杖壁  
人胡帖木兒燒其舌又燒其陰配島行至青郊驛  
行路皆喜即命召還遣醫治之人猶恐其不死○  
十二月星山君李兆年乞退時王步自北宮彈雀  
于松岡兆年徑進跪曰殿下寧忘明夷之時乎今  
惡小倣威略婦女攘財貨民不樂其生臣恐禍在  
朝夕此而不恤顧玩細娛乎殿下聽老臣言去便  
佞用賢良勵精圖治不復慢遊則老臣雖死瞑目  
於地下矣初商人林信女丹陽大君之婢也賣奴

器爲業王見而幸之有寵授信大護軍一日信歐  
奇輪王右信親往毀輪家至是兆年并諫之且曰  
臣過蒙國恩位至政堂於臣足矣惟上所裁王盛  
怒不納既而溫言謝遣之兆年歸第嘆曰王年方  
強而肆於欲吾既老矣而又無助不去必及於福  
且數諫而不納責有所歸既不能順其美適足以  
增其惡非臣之所以愛主也不如去之遂還鄉終  
身不出後兆年弟延慶見王王曰爾兄辱我延慶  
以耄狂對王喜賜米豆五十石布五百匹

**臣等按**

忠惠狂荒淫縱失德滋甚無復有匡救



之理宰執臺諫循默不言獨北年指斥君過敢  
言不諱異回君意有庶幾改之之望其忠憤慷  
慨之心激於中而形於言者如此真古之遺直  
也既知言之不能行王之終不可與有爲則決  
然勇退不俟終日豈非大雅所謂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者乎

午土

三年元正春正月王與勳管李壽山較馬步於

青郊驛王親洗馬○二月冊評理洪鐸之女爲和  
妃將納之林氏妬之封林氏爲銀川翁主以慰其  
意時稱砂器翁主○禮鷄林郡公王煦如元請大

行王謚○王畋于江陰縣扈從惡小托舖鷹爭掠  
里間鷄犬人莫敢言○三月以武人前郎將韓用  
規爲典校副令評理李君佺執不可王不聽○遣  
南宮信賚布二萬匹及金銀鈔等物市千元吉昌  
君權準進鈔一千錠準和妃外祖也時王以殖貨  
爲事○李仁復應舉千元中制科授太寧路錦州  
判官○夏四月王擊毬于崇仁門外去儀衛令螺  
匠啓道○五月幸市塵觀擊毬又幸賞春草觀手  
搏戲○頒百官祿內豎誑以不給祿王怒使護軍  
承信縛提調郭之保黃和尚杖於官門外以承信



代之○六月教曰賊臣曹頤構亂之後寡人承命  
赴都之時姦臣餘黨捏合虛辭謀亂國家而侍從  
之臣終始一節來輔寡躬其功莫大帶礪難忘以  
海平府院君尹碩政丞蔡河中化平府院君金石  
堅政丞李凌幹理問洪彬上洛府院君金永 西  
河君任子松贊成事金仁沈彦陽君金倫金海君  
李齊賢星山君李兆年僉議評理韓宗愈三司右  
使金永煦左使李蒙哥判密直事李雲開坡尹尹  
莘係知密直司事李儼同知密直尹桓朴青密直  
副使康允忠安千吉盧英瑞等為一等功臣永昌

君金承澤等十八人為一等功臣爵父母妻及其  
子給田奴婢有差○元遣高龍普帖木兒不花來  
迎奇皇后母李氏以歸○秋七月戊戌夜松岳鳴  
王恠而問之嬖人陳無作金對曰無傷也古詩有  
嵩岳三呼繞殿青之句王悅賜布授郎將○成均  
祭酒致仕禹倬卒倬丹山人登科初調寧海司錄  
郡有妖神祠名八鈴民惑靈恠奉祀甚瀆倬至即  
碎而沉于海淫祀遂絕後退老于福州之禮安忠  
肅王嘉其忠義再召不起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  
卜筮無不中程傳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



月餘參究乃解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矣年八  
十一

未癸

四年元至正三年春二月幸本闕觀角抵戲王與金永

煦飲于北宮永煦醉卧王使左右扶上馬遂召從  
者曰汝主已贈我以所乘馬永煦乃獻之○命大  
護軍朴良衍種花木於崇教園先是就崇教寺蓮  
池旁起樓以爲遊宴之所嬖臣宋明理勸之也○  
王畋于東郊還幸和妃宮觀手搏戲○幸嬖臣林  
洪甫家洪甫獻侍婢○三月幸東郊以彈丸射人  
爲戲行路皆遁○癸酉地震二日○王欲迺人職

以授官人親戚盧美瑞自王曰臣亦欲授他人王  
曰爲誰曰有人遺我屋材者王笑許之○作內廐  
破人家百餘區廣築墻宇奪人良馬以充之又奪  
人田屬之命護軍韓範收其租輸車日用百兩○  
罷習射場屬東西大悲院時僧翬仙勸王創院城  
外聚城中病人救藥贍衣食王嘗問翬仙長生訣  
對曰人有定分無過限之理但不可爲惡以促之  
○初徵職稅先是嬖人竊夫金承命往江陵道索  
人衆時參賁不多得懼罪擅徵職稅還說王曰臣  
於江陵道見有職者退居鄉里病民頗衆故臣爲



殿下徵其職稅藏諸州郡以待上命有職居外者  
非獨江陵五道皆然若從臣計有利於國王納之  
伏言閔渙勸之於是分遣嬖人諸道徵職稅六品  
以上布百五十匹七品以下百匹散職十五匹人  
聞令下或挈家登山或乘舟而遁焚山澤而索之  
禍及於族民甚怨之政丞蔡河中等請除其弊王  
欲從之渙又勸之徵稅益急慶尚道有二散員同  
正者貧甚賣盡家產不充其額其女痛父被辱斷  
髮買布以納父及女皆縊死又徵船稅雖無舟者  
亦被其害王雖淫縱無道至於商賈計利分析絲

毫常事經營奪人田民盡屬寶興庫羣小托附爭  
相進計以售其姦由是舉國騷擾○幸裴佺第淫  
其妻及弟○起新宮于三峴王使惡小奪人材木  
躬督其役朴良衍來媚於王鋪張土木之計人皆  
側目書雲副正閔瑛季以陰陽拘忌言營宮不利  
王怒歐之又謂近臣曰今宮闕將成欲以奴婢實  
之卿等各獻有姿色一兩婢如何尹桓康允忠孫  
守卿等不得已皆曰惟命蔡河中適至王顧謂桓  
曰卿等所議可語政丞桓愧不能言王促之再桓  
具以告河中面從曰王雖不教臣等議已有日况



今有命敢不奉承退謂人曰君上請奴婢於臣庶  
未之前聞○罷五道職稅盡還其主時東界存撫  
使崔昌義還以竈夫金侵漁及職稅之弊自王罷  
之○夏四月流僧書仙于濟州書仙善琴畫醫術  
亦解家漢語王敬重稱為師傅上殿不拜時人疾  
之至是矯旨放囚王怒命監察司鞠流之○竒阜  
后母李氏還自元王幸其第置酒迎慰○京城訛  
言王欲取民家小兒五六十輩埋新宮礎下家家  
驚駭有抱兒逃竄者多惡小乘間恣行剽竊○王  
使嬖人金教化等執監察掌令成士弘至殿內謂

曰昔曹頤構亂汝亦與謀又作贊頤詩何哉對曰  
百官脅從臣亦無他王命賦詩士弘即賦獻一絕  
王使典校副令蘇敬夫解之敬夫與士弘有舊隙  
詭解詩意王怒歐之肉袒面縛枷囚巡軍五月釋  
之遂罷其職以敬夫代之○殺嬖臣崔遠遠嘗說  
王曰進士井洞有處女美而艷王與俱至其家主  
媼謝以本無女王疑媼匿其女又謂遠欺罔皆殺  
之○五月王通尹桓妻柳氏○幸山臺巖擊毬○  
星中君李兆年卒父長庚京山府吏恭儉有威鄉  
人嚴憚之老而家居府官出入聞喝聲必下床依



地俟其聲不聞然後復坐兆年短小精悍力學能  
文少懷志節堅確敢言以嚴見憚每入見王聞履  
聲曰兆年來矣屏左右整容以俟所歷多聲績及  
退居鄉里不交人間事謚文烈○元遣直省舍人  
實德來索宋遼金三國事蹟○王餉新官役徒臣  
僚及倉庫皆獻酒饌綾帛以助其費王置酒觀儼  
戲歡甚起舞又命宰相迺拍檀板以舞王出銀百  
兩公主及銀川翁主亦各出五十兩以爲纏頭有  
人作乞胡戲賜銀五十兩餘皆收之自是命羣臣  
盛辦酒饌逐自餉之○王怒新官營構楮緩責監

督官金善莊等曰若不斷羊十月必受重刑且徵  
賜物及工費善莊等晝夜督役又張榜曰自宰相  
至權務輸材不及期者徵布五百匹分配海島於  
是輦材絡繹新宮殿宇門戶皆飾鍮銅乃命百官  
下至胥吏每二人給五綜布一匹激鍮銅二斤人  
皆苦之又歛諸道銅鐵鑄鼎鑊錡釜納之新宮於  
是民間農器盡括無餘元使實德見榜文乃謂政  
丞蔡河中曰爲人君者當使民以時今役民妨農  
民何以生吾將此文奏于帝王怒曰此必伴接人  
所誘也使河中請之實德不聽固請乃止有人自



王曰訪實德者前判閣崔天雨也召天雨批頰流血○六月王用閔渙言求取四件奴婢甚急曰寄上曰投屬曰先王所嘗賜與及人相貿易者使康允忠閔渙等主之於是諸豪富家婢有姿色者皆奪而納之北殿使之紡績如平人家權准奉天佑權適家尤被其害唯賂渙者得免一日主吏至政丞金石堅家索婢石堅歐逐即詣北殿王迎謂曰政丞得無以贓獲事來耶時石堅子元之帖木兒仕元有寵石堅曰吾家唯有祖業奴婢臣已與之子元若索之臣欲於明朝如元取來蓋因以費王

也王賜馬慰諭曰予將勿取政丞母怒渙喜此之伯父也怙寵恣橫人皆疾之○秋七月令五教兩宗亡寺土田及先代功臣田屬內庫○八月復徵職稅○元使監丞吾羅古請享王王曰今日須往妙蓮寺爲樂吾羅古先至候之王率二宮人及輔乃至登寺北峯張樂僧中照起舞王悅命官人對舞王亦起舞又命左右皆舞或作處容戲○李芸曹益清竒轍等在元上書中書省極言王貪滯不道請立省以安百姓○出內帑布百匹加歛近侍寔於新宮樓有一嬖人白王曰知人室家莫若育



人巫女上若來羨女當問此輩王即命惡小侵唐  
盲巫○九月以僉議評理康允忠爲楊廣全羅慶  
尚二道問民疾苦使贊成事尹桓爲江陵交州道  
都巡問使右常侍全允臧爲西海平壤道巡慰使  
時閔渙分遣惡小諸道馳驛誅求或收山海稅或  
徵平匠業中貢布民不堪苦允忠執送惡小囚巡  
軍王怒黜渙未幾召之復得幸焉○王又怒營官  
稽緩親杖監督朴良衍金善莊閔渙等於是人  
寺院材瓦礎砌靡不徹取其官室制度不類王居  
庫屋百間實穀帛廊廡置綵女有二女被選當入

泣下王怒以鐵鎚擊殺之又多置碓磴皆銀川翁  
主之所積也○頒批自賚內帑入元行販商賈皆  
授將軍○惡小鳳骨等二人詐稱大家夜入注簿  
孔甫家姦其妻行者執殺之○冬十月評理致仕  
尹宣佐卒宣佐生而穎異七歲能屬文未嘗戲詭  
歌舞慎交游重然諾閑居常若對賓唯以經史自  
娛○新宮成百官皆賀監察大夫申仲佺先獻綵  
段二匹人譏其諂○元遣資政院使高龍普太監  
朴帖木兒不花賜王衣酒又贈皇后父子教爲榮  
安莊獻王母李氏爲榮安王太夫人僉議評理辛



喬借來○十一月王與高龍普御市街樓觀擊毬  
及角抵戲龍普之請也○元遣使執王以歸是時  
元遣乃住等八人詐索鞍轡而來又遣大卿朵赤  
郎中別失哥等六人來頒郊赦詔王欲托疾不迎  
龍普曰帝嘗謂王不敬若不出迎帝疑滋甚王率  
百官朝服郊迎聽詔于征東省朵赤乃住等蹴王  
縛之王急呼高院使龍普叱之使者皆拔劍執侍  
從羣小百官皆走匿左右司郎中金永煦萬戶姜  
好禮密直副使崔安祐鷹揚軍金善莊中槩持平  
盧俊卿及勇士二人被殺中刀槩者甚多辛喬伏

兵禦外以助之朵赤等即掖王載一馬馳去王請  
小留朵赤等拔劍脅之王悶甚索酒有一姬獻之  
史臣元松壽曰王雖凶虐乃其主也龍普小人  
既不足論辛喬儒者何至此耶

**臣等按**胡元有天下高麗歸附降公主作甥舅  
國患宜若少紓矣自立征東省置達魯花赤事  
皆關決國君尸厥位擁虛器而已當此時高麗  
杜稷雖未亡而其實亡也亂臣賊子之懷心  
者入元朝盤結東省指喉都堂為本國生事於  
是臣誣其君子誣其父君臣道廢父子恩絕烈



宣肅惠之間其禍尤甚忠惠雖失道不見德於  
民麗之臣子北面事之是吾君父也君父之患  
即臣子之所同患也同室有鬪尚纓冠而救之  
安有坐視君父之難而不救乎去年元使執王  
今年元使縛王無一忠臣義士柏生以赴救者  
及出境又無一介奔問起居者以春秋之法論  
之麗之舉國臣子可坐以無君之罪矣昔邾人  
直造郕之國都狀其君聖人特書于冊罪臣子  
不能救君難麗之臣子其亦似郕之臣子乎  
朶赤等命高龍普整洽國事德成府院君奇轍理

問洪彬權征東省龍普遣人捕王之侍從羣小朴  
良衍林信崔安義金善莊承信等十餘人囚之宋  
明理趙成柱尹元祐韓暉康贊等素與龍普相善  
故免龍普與轍彬蔡河中等封內帑銀川翁主泣  
曰王只著禮服今天寒甚願獻王裘龍普許之○  
放銀川翁主等官人百二十六人○置田民推刷  
都監以政堂文學鄭乙輔密直提學張沆爲提調  
○高龍普還○王至肅州索衾於州守安鈞鈞不  
獻告朶赤等曰王以貪淫得罪又欲奪我衾如何  
朶赤等曰汝爲此州誰使之耶汝王怕寒索衾汝



不與其於人臣之義何遂以鉄尺擊之垂死○宰  
相等將享德妃慰之妃引見政丞蔡河中謂曰卿  
爲政丞見君之惡何不匡救以至於此其阿諛順  
旨不諫者徒欲固其祿位也今王被執而去卿  
會不遣下介奔問起居醜然無耻今雖具酒食予  
何忍下咽泣而却之○十二月遣漢陽君韓宗愈  
判密直事孫守卿知元進方物時忠於王者宗愈  
及李兆年耳兆年已卒帝召宗愈將以托元子也  
○前代言印璫以檻車載林信朴良衍林以道南  
官信崔安義金添壽閔渙王碩承信等九人知元

○彥陽君金倫家居聞王被執而歸倉皇不及奔  
問乃以陳乞朝廷之意言於蔡河中宰相及國老  
會旻天寺議欲上書請赦王罪醴泉君權漢功曰  
昔殷太甲不明于德伊尹放諸桐三年然後悔心  
改行復干君位又有二國介於要衝之地殺其朝  
覲諸侯及天子之使於是天子遣人誅之又有一  
國之臣使於他國及其還天子之使斬其君首而  
去其臣請尸所陳祭而哭亦令斬之今王無道天  
子誅之何得而赦乎前政丞康莊曰帝意味測如  
之何知之何前政丞李凌幹曰今天子聞王無道



罪之若上書論奏是以天子之命爲非可乎上洛  
君金永暉曰君辱臣死救之宜矣金倫厲聲曰臣  
之於君子之於父妻之於夫當盡其恩義耳其父  
被罪爲其子者忍不救乎其言帝意味測者何謂  
也諸相默然倫又言今之呈者雖不得蒙俞然救  
其主而得罪吾知其必無也一座皆然之遂決議  
上書令金海君李齊賢草其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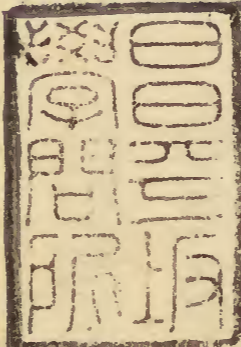
**臣等按**漢功前白挾憾於忠肅上書中書者謀  
廢之今日蓄憤於忠惠誣列經史之說沮羣臣  
救主之議前則廢吾君猶恐其不效後則救吾

君猶懼其或得吠主之罪一之已甚况於再乎  
金永暉金倫之議深得主辱臣死之義雖爲權  
奸所沮竟不得上書其精忠義膽足以愧爲人  
臣懷三心者之面自矣

癸丑元以檻車流王干揭陽縣帝諭王曰爾爲人  
上而剝民已甚雖以爾血啖天下之狗猶爲不足  
然朕不嗜殺是用流爾揭陽爾無我怨往裁揭陽  
去燕京二萬餘里元子使裴佺獻衣一襲無一人  
從行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四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四



